





卷 9-10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寶壽沼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漢谿志閑禪師

涿州紙衣和尚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壽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智異山和尚

善權徹禪師

金沙和尚

齊聳禪師

雲山和尚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齋上座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南院慧顯禪師

守廓侍者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和尚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

澄心旻德禪師

竹園山和尚

法華和尚

灌谿閑禪師法嗣

魯祖教禪師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際上座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顯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頽橋安禪師

西院明禪師法嗣

興陽歸靜禪師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廣慧真禪師

長興滿禪師

潭州靈泉和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謹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仁王處評禪師

智門迴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

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時州為第一座乃

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

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

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

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

捧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

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

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

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疑前評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拏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為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一日普

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鑿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鑿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為山次為舉此檗手裏為甚麼却被臨濟奪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鑿而却為云賊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鑿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鑿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鑿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為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為山舉檗如黃檗意作麼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仰云兩彩一賽

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鑿頭墜地三下
槩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一噓
槩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為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
遠不欲舉似和尚為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黃檗因入厨下
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過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厨下
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槩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
五槩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槩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
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槩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
轉語槩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槩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
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槩曰這風須漢又來這裏好
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為山舉問仰山此二尋常意作麼生仰
慈仰山云不然為山云子和尚作齋生為山云養子方知父
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又作師半真上黃檗山見槩看經師
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俺或作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槩
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槩便打趣

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槩槩曰甚處去師曰
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槩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槩大笑乃喚侍者
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槩曰不然子但將
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
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不甚冤家師拂袖
便出師為黃檗馳書至瀉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
有管位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
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
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
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
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
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
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克符章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

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撥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三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取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智見便

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摠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

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右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有泉閣云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

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註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揔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駮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此子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鎗如何得勝光據座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嗔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

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
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
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
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
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
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到鳳林
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剗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
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靦風知浪起
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
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
及電光罔通為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
義仰云不然為云子又作麼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
半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
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
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餠餅示洛浦曰
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
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荷屎見解浦曰羅公
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
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
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
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
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
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
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
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

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
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
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
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麓生曰這裏是
甚麼所在說麓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
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麓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
麼麓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
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
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揔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
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
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
濟賓主向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
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

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喫吹毛用了急須麼復謂衆曰
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
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
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
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
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
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
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
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

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實
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
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
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
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
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
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
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
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
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
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雲居住三峯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
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
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菴
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
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謂克賓維
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寶社師曰會了不入不
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
飯即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
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叅濟問甚處來浦曰鑿城來濟曰有事
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
也無叅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禡他不成禡他濟

曰我誰管你成禡不成禡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
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
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
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
及至你出得語又唱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
師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
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
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
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
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
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
便作引頸勢師曰嗟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

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玄覺微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悅賜紫

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

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楞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遠院

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脚法師

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

無對師擲下楞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世第一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

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

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

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

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其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柰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叅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女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巖問甚麼來師曰臨濟巖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餛飩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入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叅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
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
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

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捧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捧次
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
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

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又濟
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師

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

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喫着

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

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問忽
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

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飢時如何師曰縱遇臨歧食
隨分納此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

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
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

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

見臨濟濟驀曾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
濟至末山語見末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

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
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

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
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
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
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云
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
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鉢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
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
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
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
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唐乾寧
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
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即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

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

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

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

寶殿野老謳謔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

誦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面

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

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

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

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

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鎊鄒金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啗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刺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

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索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勸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戒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口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喫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辨得麼若有辨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鑿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

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者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云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聳師曰闍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

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縫人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心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師便打是曰和心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槌曾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

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囉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

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
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
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
牀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
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
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
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
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
漢殺殺這屎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
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
主近前諫曰莫恠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
主直教他窮到底

齋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

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庖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
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
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為山聞舉云齋上座雖又參百丈
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甌茶丈曰與
麼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曾曰與麼不與
麼丈曰要且難搆要且難搆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人知得此二
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
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顯禪師寶應曰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
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
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
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

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搯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抵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你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問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叵省觀師已圓寐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語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

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所捧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即向你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著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眾喫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瞥嗔瞥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

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
蒼蘆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
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
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
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
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
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
師曰杓大盃小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師曰發足莫過葉縣也
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
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
罪過瞎漢衆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
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
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衆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
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
知喫拂子麼師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
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
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
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
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
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
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
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
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
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

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徧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糴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麤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

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語在

寶壽和尚

世弟二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

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

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

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

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

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

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師擲下拄杖便

歸方丈僧問不占闔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汗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

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即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齧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曾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鳥獸銜花師曰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眾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眾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是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心為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僧曰蒼

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南西北見者唯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

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間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

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
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
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鈎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
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
下官有劔僧錄曰其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
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
歌問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顥禪師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
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叅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
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

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
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
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
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
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
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
適來輒陳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
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獻
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劔看師曰景首甌人携劔去清曰不獨
觸風化亦自顯顥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曰今何有清曰東來袖子菽麥不分
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

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
跳遠村梅樹紫盧都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
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
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
棒師曰莫盲拈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
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
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
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
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
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
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
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蓋城士

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
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一時掃却直
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
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戳瞎曰
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
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
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
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
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
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
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

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
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
年常餘百衆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
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
何師曰不從天上輓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
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
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
顛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
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千木奉文侯如
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

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
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
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
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遙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
機師曰和盲懃懃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豬肉案
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
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
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兔驚問如何是道
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
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
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

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
無言不當症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淳沉時如
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卧街問狼
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
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上堂舉古云我有
一隻箭曾經久磨鍊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即不
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鍊射不徧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
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盃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盃
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
銜句如何辨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鰓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
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舉起訝人機
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

天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躲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
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
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
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
塵埃影裏不拂袖畫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
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鷗曰意旨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
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
歸問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竿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音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花物
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
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
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峯
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勳不

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
曰輕翬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
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
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
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猿噉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
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
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
盛野老輦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
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
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
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

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
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
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
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河
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
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付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
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
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
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
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
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上堂三千劍客耻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

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首帥投歸欸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笨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和寒骨肉疎冷問不修禪定為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鑿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胡璣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鄧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捧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

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
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
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
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
真曰鶻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
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
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
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
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不展師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
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
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
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
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賊

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一世也入院
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
相續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
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澗曰為甚麼如
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
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
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
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
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
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
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
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

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乱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峯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聵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

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祇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

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閣黎頌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乱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

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爲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

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杓耙鑿子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鞦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

審日用何物師便唱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叅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

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辨嚴吾行矣住後
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
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
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
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
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
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
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
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
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
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
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
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

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
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
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
曰此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
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
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
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
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
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
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

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抵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

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即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

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
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
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
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
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
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
得出者不悞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
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
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徃當先後之何必俱邪德
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
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汝州繁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

出家受具後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
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
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
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烟塵問維摩文室
不以日月為明和尚文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
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
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
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
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
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

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
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
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
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
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
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
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
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
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
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
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
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

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
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
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
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
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
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
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
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
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蒼頭水
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
以頌對曰蒼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
問僧曰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
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

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
師曰從閣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卧
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誣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
數耆宿至襄沔問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
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識唯識唯識
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
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筴菜置
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
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
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於衡嶽三生歲有湘陰
豪貴來遊福巖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
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之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
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
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
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
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
曰拈柴擇菜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
官曰洎不到此間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

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綠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

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恠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斲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巳前諸佛生十五日巳後諸佛滅十五日巳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巳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沙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掛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曰獨扇門子晝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慈殺曰怎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

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
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
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
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
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
虫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
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
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
溪上山豎起拳曰溪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盃鳴聲
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
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長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麼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耀紅旗楞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弥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高懸打尾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
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
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
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
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
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
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
山僧圈積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
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速退
弄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
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

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
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開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
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
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
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
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
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斲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
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釣四海祇釣檸檬格外玄談為求知
識若也舉揚宗旨須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
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斲咽喉諸人甚
趣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
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
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着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
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指天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
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
師師曰金剛手板闕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
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
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
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
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
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
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球八百價上堂
寒温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

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
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蓋
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
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
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
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
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雖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
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
兩垛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

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
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
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
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
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
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
二盃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
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

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景古堯切

舸

艫

輪

調

勸

翅

顛

匪米切

慙

愬

猱

鴟

從

駭

奉佛信士章福山周妙清

